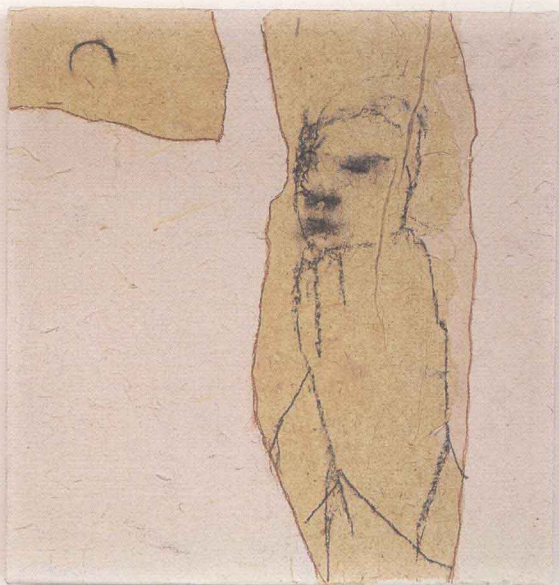


Samuel Beckett

萨缪尔·贝克特



自由

方颂华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萨缪尔·贝克特

自由

方颂华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克特作品选集. 2, 自由/(爱尔兰)贝克特(Beckett, S.)
著;方颂华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 - 7 - 5404 - 6462 - 2

I. ①贝… II. ①贝… ②方…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爱尔兰 - 现代②话剧 - 剧本 - 爱尔兰 - 现代 IV. ①I56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2013 号

自 由

著 者:萨缪尔·贝克特

译 者:方颂华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唐 明 吴 健

装帧设计:CANTONBON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6.25

字 数:98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04 - 6462 - 2

定 价:19.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自由

萨缪尔·贝克特

自由

方颂华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SAMUEL BECKETT

ELEUTHERIA

© 1995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1995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告读者

萨缪尔·贝克特并不愿意出版《自由》^①。

这是他第一部用法语写就的剧本，在1940年代的末期。1950年，我最先了解的是他的三本小说：《莫洛伊》、《马龙之死》和《无法称呼的人》。但是自第二年起，他给我看《自由》和《等待戈多》。如果说他欣然接受在1952年出版他的后一部戏剧——而且罗歇·布兰此后紧接着又将它在巴比伦剧院公演——但他反对出版《自由》，包括任何形式的表演。萨缪尔·贝克特对他的旧作始终保持严谨的态度，曾经有一部作品，他本人起初认为不适合出版，在朋友的坚持下，才最终经修正而后付印。就这个角度来看，《自由》是唯一一本他终其一生没有改变过态度的作品。在他离世前不久，他还对身边的人说到过这个剧本，话题是由出版他的全集引起的：“无论如

① 书名原文为 Eleutheria，源自希腊语。

何，请不要收《自由》。”

当然，他不至于会有否认这一劳动存在的念头。研究贝克特的专家们将阅读文章的乐趣留给了读者，自己却全身心地寻找着作者在所经之处留下的不同稿本、手迹和各类遗留物，他们是有权到午夜出版社，或者到达特茅斯学院（美国）和雷丁大学（英国）的档案馆去查询原稿的。贝克特也同样授权过《美学杂志》，在一期他的专刊上发表了这部作品的节录。但他始终希望他的朋友们注意，不要让人将这部作品以完整的形式介绍给读者，他本人在生前认为这是一部不成功的戏剧，而在他去世后，我所认识的他的作品的真正行家也均持同样看法。

这其中并不包括巴尼·罗塞特。作为美国格罗夫出版社的社长，他在三十多年时间里，首先出版了萨缪尔·贝克特法文著作的英译本，而后当作者偶尔又开始用英文写作时，又出版了那些原本就以英语写成的作品。可惜的是这位独立出版人有一天不得不将出版社的经营权转让给一位新的业主，在1986年他被后者辞退。

七年过去了。萨缪尔·贝克特于1989年12月22日辞世。1993年3月，我收到一封来自巴尼·罗塞特的信函，请我通过合同，授权

他的新出版社“蓝月”在美国出版《自由》，而他已经请斯坦·贡塔尔斯基着手翻译此作品。巴尼·罗塞特通过他下面的陈述为其行为寻求依据。1986年他在格罗夫出版社遭到排挤时，曾来巴黎寻求过萨缪尔·贝克特的帮助。据称后者当时给了他一份《自由》的打印稿，允许蓝月出版社据此出书。这一言论与据我所知作者本人曾多次表示过的意愿相互抵触，我在震惊之余，首先注意到的是，对于据称由萨缪尔·贝克特委托他的这项使命，巴尼·罗塞特用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去考虑履行它。（“这件事我有好几年都没有想起来”，他后来对《纽约观察家报》的马修·弗莱姆如是回答，而后者向他提出了同样的质疑。）此外，由于他说过他与萨缪尔·贝克特之间从未中断过信件的来往，我便请他向我出示谈到这一出版计划的信件。但是这样的信一封也没有。我可以轻易地得出结论，这些所谓的往事基本上是他想象的滞后产物。与作者继承人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后，我告诉他我很遗憾地拒绝提供他所需要的授权。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了结了。但我错了，第二年他又重提此事。这次他不但坚持想出版这本他认为处处“精妙无比”的作品，还附带了将其搬上舞台的构思，他采用的是阿尔贝

特·贝尔梅尔的新译本（斯坦·贡塔尔斯基的译本可能在此期间被认为无法出版）。巴尼·罗塞特想在9月份组织一个对这部剧本的大众阅读活动，以此作为开端。但是，在我拒绝向他授权的情况下，举办这次公众活动的阅览大厅管理者只得取消计划，阅读活动改为了非公开的性质。至于巴尼·罗塞特为上演戏剧觅到的诸多纽约监制，当他们通过媒体得知授权遭到拒绝时，便纷纷弃之而去。

巴尼·罗塞特并未因此放弃。在11月的时候，他给我寄来一份书单为证，隶属于福克斯罗克出版社的四墙八窗出版社——这一社号是他在某种情形下设立的——宣布即将在自己的书店里推出《自由》一书。我马上提请出版商、发行商和译者注意，督促他们不要对一项从司法上讲不合乎法规、从道义上讲不尊重作者的行为提供援助。

到了12月，巴尼·罗塞特的律师直接给我来了封信，试图让我改变立场。我提醒他，作为萨缪尔·贝克特的遗嘱执行者和文学研究者，我显然只能尊重他的意愿。我是他的第一位也是最主要的出版人——如果《自由》这个剧本应该出版的话，它早已由午夜出版社出版多时了。

今年1月10日，《村声》杂志上发表了

一篇文章，再次提到福克斯罗克一四墙八窗出版社出版本书的事情，但是这次的译本是迈克尔·布罗茨基的。巴尼·罗塞特强调，在这件事情上他仅仅是出自道义的动机，为了证明他的大公无私，他决定将《自由》以一种非商业的形式出版。按他的话说，书将免费赠送给对之期待已久的不幸的大学研究人员们。

……唉！两天之后，在《出版人周报》上又出现了一则付费的声明，使得这件事情重回原来的起点：《自由》每本的售价将是 20 美元（106 法郎）。

事到如今已经很明白了，巴尼·罗塞特最终实现了他的计划。通过法庭攻击他、要求制裁和审查都已失去意义。1993 年他事先宣称萨缪尔·贝克特本人委托过他出版这部剧作的译本，这一所谓的证据已被他遗忘。我们只能说在缺席良久后，可以以此满足失望的读者们的好奇心。事实上，对于那些所谓的潜在读者群，他们与其说是想最终了解一套极少有人读全的全集中缺失的一小部分，不如说更多地是被学术界的媒体战所吸引。期待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引起丑闻的对象。

我们是珍视友情条约的人。我们相信在同一作者的两部作品中，会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正因为作者本人认为其中一部完美，而另

一部存在缺陷。我们应该让那些显然持反对意见的人获胜吗？在我们看来，自有人出版了并非出于萨缪尔·贝克特本人之手的《自由》英语版之日起，首先以原语言出版这部作品就成了当务之急。

在我写下这篇《告读者》之际，我还不知道美国人是以何种形式认识《自由》的。我们的这次出版虽然并非出于萨缪尔·贝克特本人的意愿，但它是原封不动地由作者本人写就。请喜欢那三十本在作家生前出版的佳作的人们原谅我们吧。自然还会有一些新的读者，他们以前不曾读过萨缪尔·贝克特的作品，可能会从《自由》起步。我企望他们不要仅仅停留于此。

热罗姆·兰东

1995年1月23日

在前两幕中，这部剧作采用了两处不同场地并存的布景方式，并以此展开了两个同时进行的剧情，即主要剧情和次要剧情，后者除了几句简短的独白之外，在表演方面仅限于单一人物没有明确目的的行为和动作。实际上，这与其说是一幕剧情还不如说是一道风景，常常空无一人。

正文只涉及到主要剧情。次要剧情仅针对表演者，并局限在下述说明的范围内进行。

关于布景和次要剧情的说明。

在前两幕中，舞台上并存着两处在真实空间中相距遥远的所在，即维克托的卧室和克拉普家小客厅的一角，后者在舞台上仿佛被前者所包围。两处场景之间没有隔板隔离。在不知不觉中，维克托的房间过渡到克拉普家的客

厅，同时也是从肮脏到洁净、杂乱到舒适、宽敞到拥挤的过渡。在整个舞台的范围内，作为背景的墙和地板都是一样的，但是在从维克托的房间到克拉普家客厅的转变中，显得与环境越来越协调、适宜，就像深水变港湾一样。因此在舞台的平面上，呈现的是一种二元的空间，这并不单指一种转变的效果，更主要的在于，维克托的卧室占据了舞台的四分之三，而两种不同的家具布置凸现出明显的不和谐：在维克托的房间里，除了一张折叠式铁床别无其他；在克拉普家的客厅里，则有一张很典雅的圆桌、四把古式椅子、一盏落地灯和一盏壁灯。

日光的照明对于两边来说是相同的（在作为背景的墙中央有一扇窗户）。但每一侧都有各自的人工照明，维克托房间这一侧（第二幕和第三幕），是配玻璃者提供的灯泡；克拉普家的卧室这一侧（第一幕和第二幕）则是落地灯，在第一幕的最后部分，落地灯关上后只有壁灯仍在照明。

每一侧都有自己的房门。

在每一幕中，维克托的房间都在变换着角度，从观众席上来看，第一幕中，它是处于包在其内部的克拉普家客厅的左侧，第二幕中变成了右侧，而在这两幕中，主要剧情都发生在

右侧。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第三幕中没有次要剧情，克拉普家的那一侧已经随着舞台布景的变化陷进墓穴中。

主要剧情和次要剧情决然不会相互影响，甚至几乎没有相互论及。当两侧人物的动作互相靠近时，他们会被只有他们能看得见的隔栏隔开。但这并不妨碍有时他们几乎要互相触及。在前两幕中的次要剧情应该以最大可能节制地表演。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这只是一道风景和一个仿佛凝滞的人物。只有很少的不得不然的功能性改变，如第一幕中卡尔太太的进入和维克托的离开，第二幕中维克托的进入和离开，两句仅有的台词（第一幕中卡尔太太的话，第二幕中雅克的话）像被风吹拂，飘进一直飘动着话语的主要剧情中。

次要剧情第一幕发生在维克托的卧室里，第二幕发生在克拉普家的客厅里。

次要剧情。第一幕。

维克托躺在床上，静卧不动。不必让观众立刻看到他。他开始挪动身体，坐在床边，起身，来回踱步，只穿着袜子，朝各个方向走动，从窗户到舞台的成排脚灯，从房门到与主要剧情之间隔着的看不见的隔栏，缓慢地，没

有明确的目的，常常停下来，朝窗外望去，或朝观众席望着，又转身坐在床边，重新躺下，静卧不动，继而开始挪动身体，再次起身，重新开始踱步等等。但他更多地是一动不动或在原地挪动，不常起身走动。他的动作常常没有明确的目的，但依然遵循着清晰的节奏和图案，以至于人们几乎可以不去看他，就可以知道他所处的状态。

在某一时刻，即克拉普太太刚到达的时间，卡尔太太上场并说道：“您母亲。”维克托正坐在床上。沉默。他起身，寻找着某物（他的鞋子），没有找到，只穿着袜子离开。房间空无一人。越来越暗。维克托大约五分钟后回来，又继续他的程序。当克拉普先生和雅克两人在主要剧情中独处时，他应该一直躺在床上静卧不动。

次要剧情。第二幕。

长时间空无一人。雅克上场。他来回，下场。重新空无一人。雅克上场。他来回，下场。人们感到他在想他的主人，他多次轻轻触动着主人的皮椅。重新空无一人。在某一时刻，即维克托刚刚到达的时间，雅克引他进入。维克托坐在他父亲的皮椅上，在落地灯